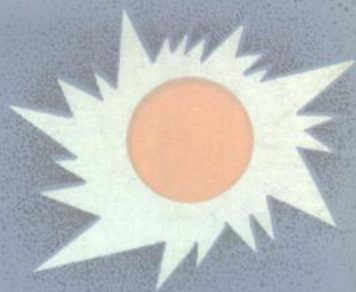


同济大学出版社



# 风流人物

司徒伟群 徐明松 马布衣 主编



# 风 流 人 物

**主编：司徒伟群 徐明松 马布衣**

**编委：（按姓氏笔划排列）**

马布衣 王欣之 王俊敏 司徒伟群  
沈 栖 徐明松 钱承飞 戴 敬

**同 济 大 学 出 版 社**

(沪)新登字204号

OK 91/07  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了近百位人物的事例，这些人物也许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是他们却是某些精神品格上的强者。他们中有企业家、科学家、体育明星、影星等等，而更多的则是一些默默无闻的人，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散发着光和热。将这些人物介绍给你，目的是让你能感受到他们平凡中孕育的不平凡，了解这个世界上还有这许许多多高尚的朋友。本书内容翔实，语言生动活泼，富于哲理，读来令人赞叹。不信的话，不妨一读。

责任编辑 杨 彬

封面设计 陈红军

## 风 流 人 物

司徒伟群 徐明松 马布衣 主编

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四平路 1239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5 字数 250千字
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定价：5.15元

ISBN 7-5608-0753-4/I·25

# 人皆可以为尧舜

## —序 言—

如果你要从本书中寻找什么人物的风流韵事，那我们是要汗颜的，因为实在无可提供。本书中所谓的“风流人物”，指的是某些精神品格上的强者。郑重地将他们介绍与你，目的很简单：即使你仿效不了他们，至少也可以让你多结识一批高尚的朋友，多呼吸一些英雄的气息。

“英雄”，这不是什么人的专利。孟子说：“人皆可以为尧舜。”说得多么好呀。人生在世，切忌误入“自惭形秽”的泥潭。比如孟子本人，从来没有高官显位，却以体大思精的思想体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。甚至与他同时的那位鲁仲连，不止官帽儿，就连什么著作也没有，还不照样以“为人排患释难而无所取”的高风亮节烛照后人？有鉴于此，不管是知名人士，还是无名人士，只要是优秀人士；或者很重大，或者颇微小，只要事属感人至深——这就是我们在斟酌编选本书的人物及其事迹时遵循的原则。

人人都可能成为英雄。不过，毕竟到头来不可能人人都是英雄。优秀分子、英雄人物只能相比较而存在，总须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。当李贽说出“圣人不曾高，众人不曾低”这句充分尊重每个人的人格、充满民主主义精神的名言时，他却似乎也于不觉之中承认了作为立论前提的“众人”与“圣人”的某种差别（准确地说，便是普通人物与能人志士的差别）。一个人要跳出平庸的生活，做出造福众人的事迹，关键在于努

力。我们常常缺少的不是机会，而是持久的努力。本书从第一章开始，《志在为国不辞劳》、《人生最重是事业》、《做意志的强者》等这几章，分别介绍了主人公的爱国热情、事业心、意志力，凡此种种，我们以为实在是一个人充分实现自身价值的条件。向书中各位主人公看齐，兼具了这些条件，你无疑会大有作为。

历史上有一种费解的现象。一个人所以受人钦敬，以至留芳百世，有时是因为作出大发明，建立大功勋，有时却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不是因为他才能有多高，或者因为做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实绩，仅仅因为他有一颗纯净的心。比如《王佳这样对待冤枉》、《胸有成竹的埃斯科兰特》两篇所记载的，是普普通通的两个人：中国学生王佳和美国教师埃斯科兰特。他们做的事情不起眼儿，谈不上任何轰动效应，但读过之后，其人其事却会扣响读者的心扉，令人的精神得以升华。像这样以精神感人、以精神取胜的人物，本书中收入的尚不在少数。诚然，精神不能改变世界；但精神可以改变人，从而人可以改变世界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，但是只要具备无私的坚毅的精神境界，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

一个高尚的朋友，可能会令人亲近，也可能令人感到可敬不可亲，这样的对照到处看得到。为了保证书中的朋友让你喜欢，我们在写作上力求作多视角的现象性描写，尽量生动些，再活泼些。不要忽视“现象”，不必拒绝描写现象，“现象比规律丰富”是黑格尔早就告诫过的。我们无意于凸现事情寓有的哲理而淡化事情本身。我们倒是有意让你从各位人物纷繁复杂、甜酸苦辣的生活现象中去自行归纳出规律，寻找到向标。

优秀人物有成功，自然也就不免有挫折。最后一章《难忘的岁月》收入的篇什，正是严肃记录当代中国优秀人士在“文革”中备受的磨难。本书中的人物都是近几年来涌现的，唯有这几位例外。二十年了，代远年湮，话题显得老了些。不过，这些即使在非常时刻依然保持着良知和勇气的人，不是永远可以成为我们前进的鞭策者吗？高贵的精神总是不会过时的。让我们时时记得他们吧。

司徒伟群 徐明松 马布衣

# 目 录

人皆可以为尧舜(序)

## 第一辑 志在为国不辞劳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“大力神”搬走四座山(访杨怀庆)····· | ( 1 )  |
| 阳光,在隧道尽头(访刘靖基)·····   | ( 5 )  |
| 特别的哨兵(记鲍庆德等)·····     | ( 9 )  |
| 手术刀,青春的见证人(记李英)·····  | ( 16 ) |
| 韩广彦的风格·····           | ( 18 ) |
| 大放光彩的岁月(记李镇邦等)·····   | ( 21 ) |
| 我们放了一颗“卫星”(周忻棠述)····· | ( 24 ) |
| 谈判桌上的年轻人(记杨良骥)·····   | ( 26 ) |
| 脚印留在小巷深处(记张望)·····    | ( 30 ) |
| 公仆的信念(记杨克忠)·····      | ( 33 ) |
| “拿出真本事”(记张仲康)·····    | ( 36 ) |
| 视野,透过变色镜(记沈菊云)·····   | ( 39 ) |
| 夙愿(记李基深)·····         | ( 43 ) |
| 汗水换来的欢乐(陈新民述)·····    | ( 46 ) |
| 他想当世界冠军(记孙伟毅)·····    | ( 50 ) |

## 第二辑 人生最重是事业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老校长的脚步(记段力佩)·····         | ( 54 ) |
| “读小学时,我得过倒数第一”(访苏步青)····· | ( 63 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名家钦佩的无名人(记夏蕾等)·····      | ( 66 ) |
| 徐近迎的“哲学”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 69 ) |
| 文化人掠影(记沈福煦、洪铁城、杨迪)·····  | ( 71 ) |
| 业余读书有作为(访夏征农)·····       | ( 77 ) |
| 还是当年那股劲(记林耐伟)·····       | ( 79 ) |
| 勿让奇特疗法成人间绝响(访李润民)·····   | ( 82 ) |
| 一颗险遭埋没的明珠(记侯雪梅)·····     | ( 84 ) |
| “人生几十年,事业顶重要”(记周振同)····· | ( 86 ) |
| 他从平民中走来·····(记许锦根)·····  | ( 88 ) |
| “我是公正人”(访王长安)·····       | ( 93 ) |
| 通往讲台之路(记何如榕)·····        | ( 96 ) |

### 第三辑 这就是美德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十个是冤家(记韩崽)·····         | ( 101 ) |
| 平凡人的不平凡故事(记陈沛、陈宣桃等)····· | ( 103 ) |
| 面对48双星星般闪烁的眼睛(记印永熙)····· | ( 108 ) |
| 他有一颗纯净的心(记丁惠定)·····      | ( 111 ) |
| 拳拳以报慈母恩(记汪静海)·····       | ( 114 ) |
| 我的教授(记阿加尔)·····          | ( 116 ) |
| 今日灯塔看守人(访钱勤芳等)·····      | ( 120 ) |
| 徐戈成授功又授德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 123 ) |
| 这里的人们爱认真(记刘巧君、王佑民等)····· | ( 126 ) |
| 跑在时间前面的人(记周松山)·····      | ( 128 ) |
| 丈母娘的欣慰(倪杏仙述)·····        | ( 129 ) |
| 让解剖刀说话(记牛学理)·····        | ( 133 ) |

### 第四辑 风波陡起时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十二岁少女斗巨鳄(记佩德琳)····· | ( 136 )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“飞人”与庸人的故事(访朱建华及其家属)····· | ( 138 ) |
| 断翅“燕子”再起飞(访曹中英)·····      | ( 145 ) |
| 一场“论战”的由来(访戴厚英)·····      | ( 153 ) |
| 王佳这样对待冤枉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 159 ) |
| 面对飞来的横祸(访周文萍)·····        | ( 160 ) |
| 在刮刀和火枪面前(记边锋刚)·····       | ( 162 ) |
| 当小迈克命悬一线时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 164 ) |
| 发生在深夜里(克里斯·麦凯述)·····      | ( 166 ) |
| 桑蒂没有死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( 169 ) |
| 死里逃生(记穆迪等)·····           | ( 170 ) |

## 第五辑 做意志的强者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孤胆闯北极(记木村植己)·····     | ( 174 ) |
| 在千钧一发的时刻(记王桂华)·····   | ( 176 ) |
| 艰难困苦：人生的学校(访吴亮平)····· | ( 179 ) |
| “没有奋斗，就没有我林青霞”·····   | ( 182 ) |
| 利智成名前后·····           | ( 187 ) |
| 钢铁工人当“博士”(记王国强)·····  | ( 190 ) |
| 陈佩斯会哭更会笑·····         | ( 193 ) |
| 与地球较量的人(记戈达德)·····    | ( 197 ) |
| 胸有成竹的埃斯科兰特·····       | ( 198 ) |
| 温美玉用药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 200 ) |

## 第六辑 生活多么精彩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成龙风格：不爱金钱爱体育····· | ( 203 ) |
| 两个35年(访陆增祚)·····  | ( 206 ) |
| 廖沫沙谈溥仪·····       | ( 212 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费翔性格三章·····          | ( 214 ) |
| 面壁十年发奇功(记李立群)·····   | ( 217 ) |
| 田坛怪杰伊夫特·····         | ( 220 ) |
| 歌王轶事(记多明戈)·····      | ( 221 ) |
| 张国荣不相信运气·····        | ( 224 ) |
| 狗——我的眼睛(法兰克述)·····   | ( 226 ) |
| 麦罗有个阔朋友(记密特朗)·····   | ( 230 ) |
| “垃圾佬”议员(记罗泰利)·····   | ( 233 ) |
| 甜蜜的往事(记陈祖德、郑敏之)····· | ( 234 ) |
| 出乎意料的结局(记里歇夫妇)·····  | ( 237 ) |
| 钟楚红爱自然美·····         | ( 239 ) |

## 第七辑 难忘的岁月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落花犹似坠楼人(记上官云珠)·····        | ( 242 ) |
| 遥忆当年“三家村”(记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)····· | ( 251 ) |
| 巴人之死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( 263 ) |
| 诗人闻捷的奇缘与奇冤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 272 ) |
| 一张埋下杀身祸根的照片(记顾而已)·····     | ( 282 ) |
| 我的日记, 我的遭遇(李玉薇述)·····      | ( 293 ) |
| 指挥家之死(记陆洪恩)·····           | ( 298 ) |
| 夜访孙大雨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( 306 ) |
| 屠振权时时有新招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 318 ) |

## 第一辑 志在为国不辞劳

### “大力神”搬走四座山

“学历”——“初中”。“外语情况”——空白！我一疑惑，重新回到表格题头，落入眼帘的确确实实是那十七个铅字：“推荐提升工程技术高级职务基本情况表”。我放下表格，真有些莫明其妙。

然而，杨庆怀，这位56岁的上海机电建筑公司起重工兼高级工程师，确实是我立意要采访的对象。找他好难，一次一次碰壁——实在也难怪，能者多劳，现在基本建设热火朝天，天南海北哪里碰到设备起重方面的难题必定要来沪寻老杨。终于，功夫不负苦心人，第三次我在工地上找到了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。从上午九点半钟，谈到一点钟。哈，他的故事太多了，我就讲讲其中的“四座山”吧。

#### (一)

时间，1969年春节。

梅山——南京九四二四工程。长江滩上。

老杨和他的同事们滚着雪球，随着越滚越大。越滚越多的雪球，他们呼喊，他们欢乐，他们是在嬉戏、玩耍？不，他们没有那份闲情逸趣。我们且不说他们大都过了不惑之年，也不说他们已经和肯定要错过“年夜饭”、“初一初二初

三”那许多传统的团聚节目，单那只躺在长江滩上，直径10.4米，长40米，重270吨的高炉体就够他们揪心的了。根据当时国情分析，要起重上岸，根本无法办到。压力落在老杨肩上。当时什么也没有，没有设备、没有码头、没有吊机，老杨却有家书一纸——催他立即回沪。三个儿子中打头炮的，正好碰到分配，“69届一片红”上山下乡。家中身患胸结核、子宫结核，瘦成只有几十斤重的妻子又急得昏死在医院里。面对着需要帮助的儿子，面对着含辛茹苦的妻子，老杨没有回去，却在长江滩边玩起了雪球。

雪一被清除，战场就摆开了。老杨他们硬是用现成的卷扬机、圆木，把庞然大物从长江滩上拖运上大型平板车。老杨设计的总体施工方案完成得很好。当时解放日报还专门作了报道，称“该工程是伟大的成功”。

老杨他们没有愧对伟大的祖国——母亲。可是，面对着亲人，他们至今深感愧对他们。呵，中国男子汉！

## (二)

时间，1973年。

金山——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。

中国工人阶级打着毛主席亲自圈定的“为了解决人民穿衣问题”的旗帜，快速地进行着一期工程，整个工程中央决策引进技术和运用外资建设。这样就有了从日本进口的化工设备四万八千吨，其中有二百六十个大件，最大的直径六米四，最长的六十米，最重的达二百零五吨，要从驳船上吊上岸，还得装上大型平板车。这都是些什么样的概念呢？长60米的竖起来与外滩和平饭店齐眉，重205吨的拆开来要用约50辆解放牌卡车运走。但当时，我们还没有能够吊二百多吨

重的起重设备。日本人曾向我们提出过，说还是向日本买两套大型起吊设备吧，“不然的话，你们不能将设备按时运装到安装地点，拖延了时间，那我们日本概不负责。”并对要买他们的设备提出了许多苛刻的条件。

这时候，参加会战的老杨师傅他们毅然挑起了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使用大型起重设备的任务。也不知道他们如何鬼使神差，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，就设计出了二百吨土式桅杆起重机的整套图纸，并很快就造出来了。比预计投资节省了二十万元。

老杨他们决定先作一次二百三十吨的试吊。这时有些人担心试吊失败，打来电话说“太冒险”。可是当起重机把二百三十吨重的油罐“轻轻地一抓”吊装上平板车的时候，一切争论都结束了，中国人与中国人的，外国人与中国人的。剩下的只有竖姆指，中国人的，外国人的：“好”、“了不起”！

### (三)

时间，1978年

宝山——宝山钢铁总厂。

祖国又一个重点工程需要大型起吊设备。当时指挥部根据引进的设备提出三个要点：第一，吊重300吨时，幅度要达到17米跨距；第二，设备直径15米；第三，当设备直径10米装上大型平板车时要从桅杆吊左右方向行驶通过。难度是世界级的。根据要求，老杨从构思、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试吊，忙了一年，一举成功。经有关单位技术鉴定，性能良好。至今为止，该300吨桅杆起重机起吊宝钢引进的大型设备已达几百万吨。

老杨讲到这里，我突然记得我预先翻阅的复印件中有一

份关于宝钢300吨桅杆起重机的使用鉴定书。我赶紧抽出，在这儿插入：

鉴定日期：1979年5月2日。鉴定单位：上海大型物件汽车运输公司、上海宝钢工程指挥部、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中船总公司第九设计研究院……鉴定人都是高级工程师和专家。意见一致是“经鉴定合格同意接受使用”。

你不感到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老杨，如此引得众多英雄竞折腰是了不起的吗？

#### (四)

时间，1987年

泰山——中国第一座核电站。日本进口的直径5米，长10多米，重量为207吨左右的压力壳要吊装就位，人们又找去了老杨。日本人一次二次三次，把老杨找到下榻的宾馆，一再再而三地询问，“你到底行不行？”老杨还是那一句——“行”！而后一一解释，角角落落都没有遗漏，以释日本人之疑虑。

起吊之际，老杨镇定自若。

“就位啦！”老杨正沉浸在喜悦中，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头。原来那个横竖不放心的日本人已开心地搂着老杨，由旁人连连拍了许多留念照片。又是那个动作，翘起大拇指；又是那二句话：“好”，“了不起”！

#### (五)

并不是每一个杰出人物都会被人理解的。别人为我介绍了老杨的二媳妇，我向她打听老杨的事。

“我阿公嘛，拎勿清，太正宗了。跟他干活的人讲，跟

他做得苦煞，没有好处，不会白相，不会享受。嘴巴里只会讲，玩什么东西，干活重要。他有一次到盐城，盐城宾馆不住，偏偏要蹲蚊虫叮、又脏又热的工棚。”

然而，在他供职的公司里，人们对他毕竟是众口一辞的称颂。比如在评比、采写“建筑精英”时，公司的陈经理、赵经理、沈经理都不加思索，在不到一分钟时间里就一致同意写杨庆怀，“就该为杨庆怀同志树碑立传嘛。”

历史本来就是由他们书写的。历史也应当书写他们。

（王俊敏）

## 阳光，在隧道尽头

“共产党来了，就把阳光带来了。对旧社会，我的感觉是两个字：黑暗。”当我走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靖基，请他谈谈新旧社会的感受时，他深情地望着窗外透进的明媚阳光说了这样两句话。

这位在旧上海纺织界以精明强干、善于经营著称的企业家，现在已是八十高龄的白发老翁了。但是，谈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，谈起他目睹和亲历的帝国主义的压迫，他的记忆还是那样清晰。

他是十八岁那年走出苏州工专的校门，进纱厂做职员。“我开始并不懂得如何办厂。如果说，在这方面一定要找出我的老师的话，那就应当是常州的刘柏森先生。他是我的老板兼老师。”刘靖基诙谐地说。刘柏森是宝通、宝成纱厂的总经理，产业丰厚。在刘靖基的印象中，刘柏森是颇有

一番振兴我国纺织业的抱负的。作为民族资本家，他固然有孜孜为利、发家致富的一面；同时，他又有不满外来侵略，力图跟洋人抗争的一面。他曾经对担任他助手的刘靖基说过：“中国人不搞实业就兴旺不起来的。我这几间厂，可要搞出点名堂来！”他领导企业，很有魄力，对技术和业务谙熟。但是，在外来资本的重重压迫下，他毕竟是壮志难酬，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日本财团势力涌入我国，加上刘柏森在经营中的失算，最后工厂都被日商并吞了。

“我跟随老师十多年，耳濡目染，也形成了‘实业救国’的愿望。对老师失败的根本原因，当时并不懂。我总想，只要在经营上不断地兴利除弊、精打细算，哪有办不好的企业？刘柏森走不通的道路，我却要来闯一闯。”说到这里，刘靖基感慨地苦笑了一下：“真是看人挑担不吃力啊。我从1930年开始与刘国钧一起接办常州大成纱厂，以后又办起上海安达纱厂，这时候，也只是在这独当一面的时候，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们中国人办纱厂的艰难了。在日商的竞争倾轧下，我们经过苦心经营，虽然业务有时也有所发展，然而很不稳定。当时的纺织同业，好比在封闭的隧道里摸索，没有光明，也找不到出路。”

我问道：“那么，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呢？”

听我这一问，刘靖基略蹙双眉，说：“国民党啊，就知道收税、刮钱，你是死是活，他们才不管呢！这帮家伙丧权辱国，仰外国人的鼻息，为外来资本的侵略大开方便之门。说起这帮人的媚外抑内，还有个故事哩。当时，我们这些民营纱厂实在走投无路。有一次，上海纱厂华商联合会的负责人荣宗敬、郭顺两位老先生，受大家委托到外滩的中央银行去找财政部长兼银行总裁孔祥熙请愿。可是，干等了两个小

时，孔祥熙就是不见。这时，恰逢上海日本纱厂联合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也来见孔祥熙，孔祥熙却马上接待。后来，在荣、郭两位坚决要求下，总算进了总裁室，不料，孔祥熙虎着脸说：‘你们自己不争气，叫我怎么办？’说罢拎起那支‘司递克’扬长而去。当天晚上，荣、郭两人在向我们联合会成员汇报时，气得流下了老泪。同业听了也无不愤慨、悲伤，愤的是政府如此无耻，悲的是前途何等渺茫！”

当时正是一片黑暗。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上海也沦陷了。当纱厂无原料开工时，日本占领军曾下令凡不开工的纺织机械，要熔掉去造军火。安达纱厂在这种险恶情况下，不得不顾血本，将收购来的旧被絮打烂作原料，再重新纺纱，以保全机器。希望抗战胜利后仍可有大发展的机会。刘靖基万万想不到的是，八年抗战，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，又来了美帝国主义，腐败、黑暗依然如故。1945年开始，美国的剩余棉花大量对华倾销，棉农破产，作为其代理人的官僚资本也大力扩展势力，民营纱厂遭挤压受排斥，加上通货膨胀，苛捐勒索，许多工厂被挤得奄奄一息。回忆至此，刘靖基面带愠色地说：“沦陷时期是黑暗，赶走了日本军国主义，还是黑暗啊！”好比行进在黑暗的隧道中，行行复行行，哪里找得到出口？哪儿才算是尽头？

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。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终于走出了隧道，一下子看见了耀眼的阳光。说起解放，说起跟共产党人的接触，刘靖基是那么兴奋，声调也一下提高了。他至今还记得1949年6月10日第一次见到陈毅同志的情形，在那天的座谈会上，陈毅同志同与会者谈笑风生，用党的政策消除民族资本家的顾虑，欢迎民族资本家与共产党合作，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。以后，刘靖基又应邀到北京开会，见到了